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目五

林蘊集一卷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蘊父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詩禮以蘊所爲父墓碑攷之其八子爲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爲饒陽郡守祖爲瀛州刺

史葢亦盛矣

直齋書錄解題

孫樵集十卷

按文獻通攷作三卷

唐職方郎中孫樵可之撰自爲

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樵大中九年進士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

孫樵

直齋書錄解題

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新唐書藝文志通志通考皆載樵經緯集三卷書錄解題稱樵自爲序凡三十五篇此本十卷爲毛晉汲古閣所刊稱王鏊從內閣抄出前載樵自序稱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其真訣廣明元年駕避岐隴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論旌其才行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

得二百餘篇撮其可觀者三十五篇云云與陳振孫之說合又稱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云云則與三卷之說迥異近時汪師韓集有孫文志疑序一篇因謂樵文惟唐文粹所載後佛寺奏讀開元雜報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賈秀才書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十篇爲真餘一十五篇皆後人僞撰然卷帙分合古書多有未可以定真僞且師韓別無確據但以其字句格局斷之尤不足以爲定論也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

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
退之其與友人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三家之文韓愈
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
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讀書志引蘇軾之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
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其論甚微毛晉跋是集乃以軾言
爲非所見淺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麟角集一卷唐王棨撰唐代取士科目至多而所最重
者惟進士其程試詩賦文苑英華所收至夥然諸家或

不載於本集中如李商隱以霓裳霧衣曲詩及第而玉
溪生集無此詩韓愈以明水賦及第而其賦乃在外集
是也其自爲一集行世得傳於今者惟槩此編凡律賦
四十五篇又槩八代孫宋著作郎蘋於館閣得槩省試
詩錄附於集凡二十一篇題曰麟角者蓋取顏氏家訓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義以及第比登仙也集中佳作
已多載文苑英華中雖科舉之文無關著述而當時風
氣畧見於斯錄而存之亦足備文章之一格也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皮曰休文藪十卷襄陽人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乾符
喪亂陷巢賊中賊遣爲識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
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稿繁如藪
澤因以名之

郡齋讀書志

文藪十卷唐太常博士襄陽皮曰休襲美撰曰休咸通
八年進士黃巢之難陷賊中爲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
譏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直齋

書錄
解題

皮子文藪十卷唐皮曰休撰是編乃其文集自序稱咸

通丙戌不上第退歸州墅編次其文發篋叢萃繁如藪
澤因名文藪凡二百篇宋晁公武謂其尤善箴銘今觀
集中書序論辨諸作亦多能原本經術其請孟子立學
科請韓愈配饗太學二書在唐人尤爲卓識不得僅以
詞章目之集中詩僅一卷蓋已見松陵唱和集者不復
重編亦如笠澤叢書之例耳王士正池北偶談嘗摘其
中鹿門隱書一條與元徵君書一條皆世民二字句中
連用以爲不避太宗之諱今考之信然然後人傳寫古
書往往改易其諱字安知日休原本非世本作代民本

作人而今本易之耶是固未足爲日休病也

定四庫全欽

書提要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蘇州人以文章自怡其自序云
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遇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
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錄之故曰叢

書

邵齋讀書志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唐處士吳郡陸龜蒙魯望撰
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之吳江末有四

賦用蜀本增入

直齋書錄解題

甫里集二十卷唐陸龜蒙撰龜蒙著作頗富其載於笠
澤叢書者卷帙無多卽松陵集亦僅倡和之作不爲賅
備宋寶祐間葉茵始蒐采諸書得遺篇一百七十一首
合二書所載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編爲十
九卷並附錄總爲二十卷林希逸爲序刊板置於義莊
歲久闕失明成化丁未崑山嚴景和重刊之於附錄之
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銘一篇陸鉉序之萬厯乙
卯松江許自昌又取嚴本重刻於附錄中續增范成大
吳郡志一條王鏊姑蘇志一條其餘詩十三卷賦二卷

雜文四卷則悉依舊次卽此本也葉本所附顏萱過張
祐丹陽故居詩序龜蒙特屬和而已其事不應附之於
集胡宿碑銘姑蘇志其碑亡嚴氏所錄乃有全文意成
化中宿集尙未佚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唐陸龜蒙撰龜蒙有耒耜經
已著錄此集爲龜蒙自編以其叢脞細碎故名叢書以
甲乙丙丁爲次後又有補遺一卷宋元符間蜀人樊開
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毘陵朱衮復行校刊止分上下二
卷及補遺爲三此本爲元季龜蒙裔孫德原重鐫旣依

蜀本釐爲四卷而序仍毘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誤也龜
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於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
其甲乙惟雜文則龜蒙小品爲多不及日休文數時標
偉論然閒情別致亦復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長也

欽定四

庫全書提要

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爲序云
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
大中四年進士其爲西掖在咸通時

直齋書
錄解題

文泉子集六卷唐劉蛻撰是集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

後辛卯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內外篇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雨電亢杳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觀其命名之義自負者良厚其文冢銘最爲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志

憤亦非仁義藹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爲纂組俳優
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高彥
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盜之僞其學蓋有根柢舊
唐書令狐楚傳載咸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綯
子瀉恃權納貨之罪坐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
矯矯宜其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
庚辰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采
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畧云爾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圖所著詩集別行於世此十卷乃其文集卽唐志所謂一鳴集也其文尙有唐代舊格無五季猥雜之習集內韓建德政碑五代史謂乾寧三年昭宗幸華州所立還朝乃封建潁川郡王而碑稱爲乾甯元年立已書建爲潁川郡王蓋史之誤其時建方強橫昭宗不得已而譽之圖奉勅爲文詞多誠飭足見其剛正之氣矣又集內解縣新城碑爲王重榮作河中生祠碑爲其弟重盈作宋祁遂謂重榮父子雅重圖嘗爲作碑今考其文亦皆奉勅所爲事非得已

不足以爲圖病也陳繼儒太平清話載耐辱居士墨竹
筆銘此集無之其銘序云咸通二年余登進士叨職史
館按唐制進士無卽入史館者圖成進士在咸通末出
依王凝爲幕職本傳甚明安有職史館之事又云自後
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部二
侍無日不與竹對按序稱墨竹種於長安圖爲知制誥
中書舍人乃僖宗次鳳翔時其爲兵部侍郎又當昭宗
在華州時何由得與竹對況圖身爲唐死年七十二而
序乃云今爲唐庚寅余年八十有二其爲僞撰益明矣

是編前後八卷皆題爲雜著五卷六卷獨題曰碑實則他卷亦有碑文例殊叢脞舊本如是今姑仍之焉

欽

定四庫全
書提要

黃御史集十卷唐黃滔撰集中有祭南海南平王文稱崔員外昨持禮幣嘗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宏敘親仁之旨云云乃爲王審知祭劉隱而作按隱自大彭王進封南平王再進封南海王據五代會要南海之封在隱卒後一月故此文尙稱南平王說者或以高季興亦封南平又不知此文爲代審知所作遂謂滔嘗應高氏之

聘亦考之未審矣唐書藝文志載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並已散佚此本卷首有楊萬里及謝諤序萬里序謂滔裔孫永豐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四卷而已其後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編爲十卷是爲淳熙初刻後再刻於明正德三刻於萬厯四刻於崇禎此本卽崇禎刻也集中文頗瞻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雖不及羅隱司空圖而實非徐寅

諸人之所及

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二

九

羅江東甲乙集十卷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唐鄉貢進士新城羅隱昭諫撰隱舉進士不第更辟諸鎮幕府羅紹威待以從叔晚依吳越奏授給事中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未獲

直齋書錄解題

讒書刊於新城縣

隋書批注

羅昭諫集八卷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已著錄考吳越備史隱本傳云隱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鄭樵通志藝文畧載羅隱集二十卷後集

三卷又有吳越掌記集三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甲乙集僅十卷而後集反有五卷又多湘南集三卷且注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乃長沙幕中應用之文隱又有淮海寓言及讒書等求之未獲云云據此則不特吳越掌記集不傳卽淮海寓言讒書一種振孫且不得見矣此本爲康熙初彭城知縣張瓚所刻後有瓚跋云昭諫諸集今不復見僅得江東集抄本於邑人袁英家嗣後得甲乙集刻本合而讀之雖全集不獲盡覩窺豹者已得一斑矣蓋出於後人所掇拾非舊帙

也所載詩四首又有雜文一卷詩與毛晉所刻甲乙集合雜文則不知原在何集其湘南集僅存自序一篇列於卷中序謂湘南文失落於馬上軍前僅分三卷而舉業祠祭亦與焉今雜文既無長沙應用之作亦無舉業祠祭之文惟諸啟多作於湖南或卽湘南集中之遺歟文苑英華有隱秋雲似羅賦一篇蓋卽後集之律賦此本失載則所採亦尙遺漏矣第七卷末一篇爲廣陵妖亂志前十一篇疑卽淮海寓言之文也第八卷有兩同書十篇唐志著錄其說以儒道爲一致故曰兩同似乎

讌書之外又有此書者其異同則不可考矣

欽定四庫全

書提要

沈顏聲書十卷顏少有詞藻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爲文敏速無不載也嘗病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聲叟之說附已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夸誕如此

郡齋讀書志

聲書十卷唐天復進士沈顏可鑄撰傳師之孫仕僞吳順義中爲翰苑名聲者以元結聲叟自況也其文駢敝

全唐文紙事

卷一百十二

士

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直齋書錄解題

徐正字詩賦二卷唐徐寅撰寅字昭夢莆田人乾甯元年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後依王審知幕府歸老延壽溪所著有探龍釣磯二集共五卷自唐書藝文志已不著錄諸家書目亦不載其名意當時卽散佚不傳此本僅存賦一卷計八首各體詩一卷計三百六十八首蓋其後裔從唐音統籤文苑英華諸書裒輯成編附刻家乘之後者已非五卷之舊矣其賦句雕字琢不出當時程試之格而刻意鍛煉時多秀句集中贈渤海賓貢

高元固詩序稱其國傳寫寅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
三賦至以金書列爲屏幃則當時亦價重雞林矣

欽

定四庫全
書提要

鳳策聯華三卷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
撰多以擬古爲題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直齋書
錄解題

潘佑榮陽集十卷佑性貞介文章瞻逸尤長論議坐言

事悖慢下獄自剄死

郡齋讀書志

徐鉉集三十卷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爲文未嘗沈思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二

十一

白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云

郡齋讀書志

徐常侍集三十卷左散騎常侍廣陵徐鉉鼎臣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直齋書錄解題

廣成集十二卷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又壺中集三卷通志藝文畧載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二十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體十國春秋所載序毛仙翁畧文一篇又瀘州劉真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妙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

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諸目皆不載集中蓋殘缺之餘已非完本也考通鑑載蜀主以光庭爲諫議大夫而集有謝除戶部侍郎表史並不言其爲此官又通鑑載王宗綰取寶雞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岌降復姓名爲桑宏志而集中賀收復隴州表稱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歸降是宏志又名簡而史不之及又有賀太陽當虧不虧表稱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太陽合虧於軫十一度今以史志核之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後主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皆當日食而獨

無丁未曰蜀用胡秀林永昌歷或其法與中國不同是
可以備參考又其在唐末時爲王建所作醮詞有稱川
主相公者有稱司徒者有稱蜀王者有稱太師者考之
於史建以西川節度同平章事守司徒封蜀王一一皆
合而獨失載其太師之號又有稱漢州尚書王宗夔鎮
江侍中王宗黯者二人皆王建養子十國春秋具詳其
官而獨不紀其嘗爲漢州刺史鎮江軍節度使又有越
國夫人爲都統宗侃還願詞稱俯迫孤城遽淹旬月俄
開壁壘大破兇狂成掃蕩之功副聖明之獎云云而史

記王宗侃爲北路行軍都統伐岐青泥鎮之戰侃兵大
敗爲蜀主所責無功而還與所言全不相合光庭駢偶
之文詞頗瞻麗而多涉其敎中荒誕之說不能悉軌於
正獨五季文字闕畧集中所存足與正史互證者尙多
故具錄之以爲稽考同異之助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二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藻纂

總序一

高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
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
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迹
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羣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
叟之後縣厯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
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卽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遺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三

一

其累而道不絕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迹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陸渚東臯子集序

東臯

子集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

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
或咎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
若干臨終自剋死曰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

呂才東
臯子後

序

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
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
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奇士徵爲
侍讀奉敎撰平臺鈔畧十篇書就賜帛五十匹先鳴楚
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

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奇之胙蠻考
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
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瞻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
碑文宏偉絕人稀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嘗以龍
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縵之金玉龍鳳
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
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
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
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

馳騁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覽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蕃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

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
氣則逸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
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
徒別爲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
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已逾江
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
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已滯心而忘返迺
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誦不同非墨翟之過重
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其

可得乎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
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
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
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始元年至
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衰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
人薛收竊慕同爲元經之傳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
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包舉藝文克融
前烈陳羣稟太邱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
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經其業命不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三

四

與我有涯先謝

楊炯王勃集序

盈川集

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
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
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
適意爲宗雅愛清虛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
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昇之

集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
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

來諸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
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
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疊疊聽者忘疲許
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
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來闕十字褚河南風標特峻早
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旣博旣精爲
學遍遊於百氏自多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修
國史晨趨有暇持絲筆於瑤軒夕拜多聞弄雕章於琴
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烟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

魚鳥黃山霧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聞寶思南津弔
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葱巖之雪江湖廊廟
造次不忒其儀沙漠朝廷顛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
至免翰闡門愛客相尋雜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
柳將菲漣漣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綠樽恒湛齋閣臨
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
成三十卷

南陽公
集序 盧昇之集

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
古橫制積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

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
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
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
化之眎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
足駿駿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躡遺風而薄高岱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
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
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
文之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三

六

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盧藏用右拾遺
陳子昂文集序

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
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
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
以是秤量天下旣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
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
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
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
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

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
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
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興主之協
讀者也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
東壁同宴北渚俟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
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
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燕

公集

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興朝稱多士濟濟儒

術煥平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於戲斯文將喪久矣
習鄭衛者難與言咸護之節被氈裘者難與議周公之
服而公當頽靡之中振洋洋之聲可謂深見堯舜之道
宣尼之旨鮮哉希矣觀作者之意得易之變知書之達
究詩之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門之弟洙泗遺徒至
其逸韻揚波扇飈舖糟啜醢時有婉麗之什浮豔之句
皆牽於詔旨迫於時事然亦言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
罔有不合六經之奧義覽者其知夫子之牆乎

賈至工部侍郎

若乃抗理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敦疾惡
存署背之交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
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燕公集

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
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
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
敕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
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
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

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眾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
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
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
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
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
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
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

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
閒發縉采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
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
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湧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
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

韓休

右丞相許國文憲
公蘇頌文集序

韓承乏韶郡之又明日進拜文獻公祠退求夫文獻之
猶有存者僅得詩文二十許篇而已餘未得也成化己
丑冬始得全集於翰林學士瓊臺邱公仲深所因念古

君子之爲政必因其俗尙又必表章其鄉之先賢以爲人觀俾人樂而從之蓋悅以使民之道固如斯也文獻公之集一時治道之盛靡不具載而此郡之俗易治樂從者亦多見焉垂之後世足以爲訓捐俸重刊惠此學者有能於此契其道而施之於時則豈徒爲此郡人而已哉蓋文之行矣尙有望於所謂獻者之復起也常郡

江陰蘇韓書

曲江集序

曲江集

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余久在集賢嘗與諸學士

命此子不可得見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爲之
序傳詞理卓絕吟諷忘疲書寫不一紙墨薄弱昔虞坂
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與樵蘇共爨遇
伯樂與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十數
張故紙耳然則王君之清鑒豈減孫蔡而已哉余今繕
寫增其條目復貴士源之清才敢重述於卷首謹將此
本送上祕府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

韋縠孟浩
然集序

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
所爲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

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
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
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
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遇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
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置於
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陽
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
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
俾余爲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

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
存者皆得之它人焉

李陽冰唐李翰
林草堂集序

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
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喉舌密勿壇場破的無發
不中行在六經志在五言尤精賦序朝出暮徧殷如奮
鐸聲塞海隅化諸弱音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
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雅豔殊致雲和之
源杳以無窮折爲萬派嗣子問儒爲法官捧先人之集
霜露之疾將愬於吾墓毋通問之世友撫事編次咨於

彝訓稽於故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禮部員外郎
陶氏集序

華

陽集

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
蕭茂挺目以孔門游夏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
壑者畧舉奇峯紀勝境至於鬼怪不可紀焉臨終賦詩
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什脫畧羅走
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平生相
受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冢子諷構厥德不忘前好得而

敘之

信州刺史劉
華陽集序

因都國出鱗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
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
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厯厯可數其沓變翛颯若有人
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
最切子郁襲其先行散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右拾

遺吳郡朱華陽集

君集序

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
危拯病綽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
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窕之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

瑤臺而進王府靈扇邃宇景物參映綠流翠草佳木好
鳥不足稱珍嗣息曰容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泐千
里泣拜告余曰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
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
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

監察御史
儲公集序

華陽集

白久居義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
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
呼爲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
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

書舍人生平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
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
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經亂離白章句蕩
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沈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
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
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
白未絕筆吾其再刊

魏顥李翰
林集序

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
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

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
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
尙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
王化根源此後夔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
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
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卷行於代其
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
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

揚州功曹蕭
穎士文集序

李遐叔文集

君幼孤事繼母以孝聞讀書務盡其義爲文務申其志

義盡則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則君子之言信矣舉進士
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
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琊顏真卿
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邱李琚趙郡李崱
李欣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
年高第華亦與焉旣而丁艱禮足哀餘名教稱之外調
補太子正字厯右驍衛騎曹參軍求道於宏正禪師百
千人中獨受心要識者譴議以論道許之質純氣和動
必由道談笑中雅名理入元所著文章多入元中雅之

才者也永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孤更來候余君
孤子年十餘一身奉親孝敬和敏有先人風與余隣居
炊汲相望候余小間捧君之集十卷詩賦贊序頌記策
凡一百七十五篇咨余爲序眎之愴然且名之曰德元
字之曰長宗昔許衛尉與徐孝穆友善衛尉孤善心年
在童孺奉孝穆牋曲盡情理孝穆憐之延譽當時況德
元在羈旅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宣往烈余於孝
穆之感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行事以德元幼
孤不知先父之執故爲備陳之

楊騎曹
集序

李遐叔文集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三

五

卷學者可觀焉

劉敞顏魯公文集序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竄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於當世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嘗恐直道絕而不續不虞楊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

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
欲跡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危機以爲榮利益辭謝不
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
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
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
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
編凡二百三首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子弟可
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錄時大厯

二年丁未仲冬也

文編序

次山集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
焉與三化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
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
理閱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初太上
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
以元良受禪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皇上負展之
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
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
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

子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
畧藏在冊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
肅曰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
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贊序議述又百
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梁肅丞相鄴侯
李泌文集序 文

苑英華

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
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小康可以
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

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

益暢皇風於邛夔

杜確岑嘉州集序

鴻臚

謹案招蜀客歸卽招北客文北夢瑱言引作招

北客賦當從文苑英華列之騷體爲正此文一見毘陵集而文苑英華則以爲岑參所作觀杜確此序及北夢瑱言所引俱以爲岑嘉州則文苑是矣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舉於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

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
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
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
其辭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大虛
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
虎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
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
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頽入
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於跳走翦餘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三

六

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
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
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
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
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顙如墜地碎若
大咽餘鋸取朽蠹櫟蟠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顚
踣錯雜汗漑傷損如在危處如在夢中其總自會源條
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若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

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叛辭頭鑿齒扶服
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齒者蕃邪人佞
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
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
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
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
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

邪

元結文
集後序

李義山文集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三終